



情爆加勒比

ROBERT MOSS AND ARNAUD DE BORCHGRAVE 著・戴國光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〇四九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〇二

情爆加勒比

MONUMB/O

©1983

原 著：Robert Moss & Arnaud
de Borchgrave

譯 者：戴 國 光

發 行 人：平 鑑 滉

出 版 經 球：張 柱 國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超

趙爾心、雲 肆、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思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顏玉惠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次印

本書定價：新台幣



情爆力加勒比

ROBERT MOSS AND ARNAUD DE BORCHGRAVE 著 · 戴國光譯



情爆加勒比

ROBERT MOSS AND ARNAUD DE BORCHGRAVE 著・戴國光譯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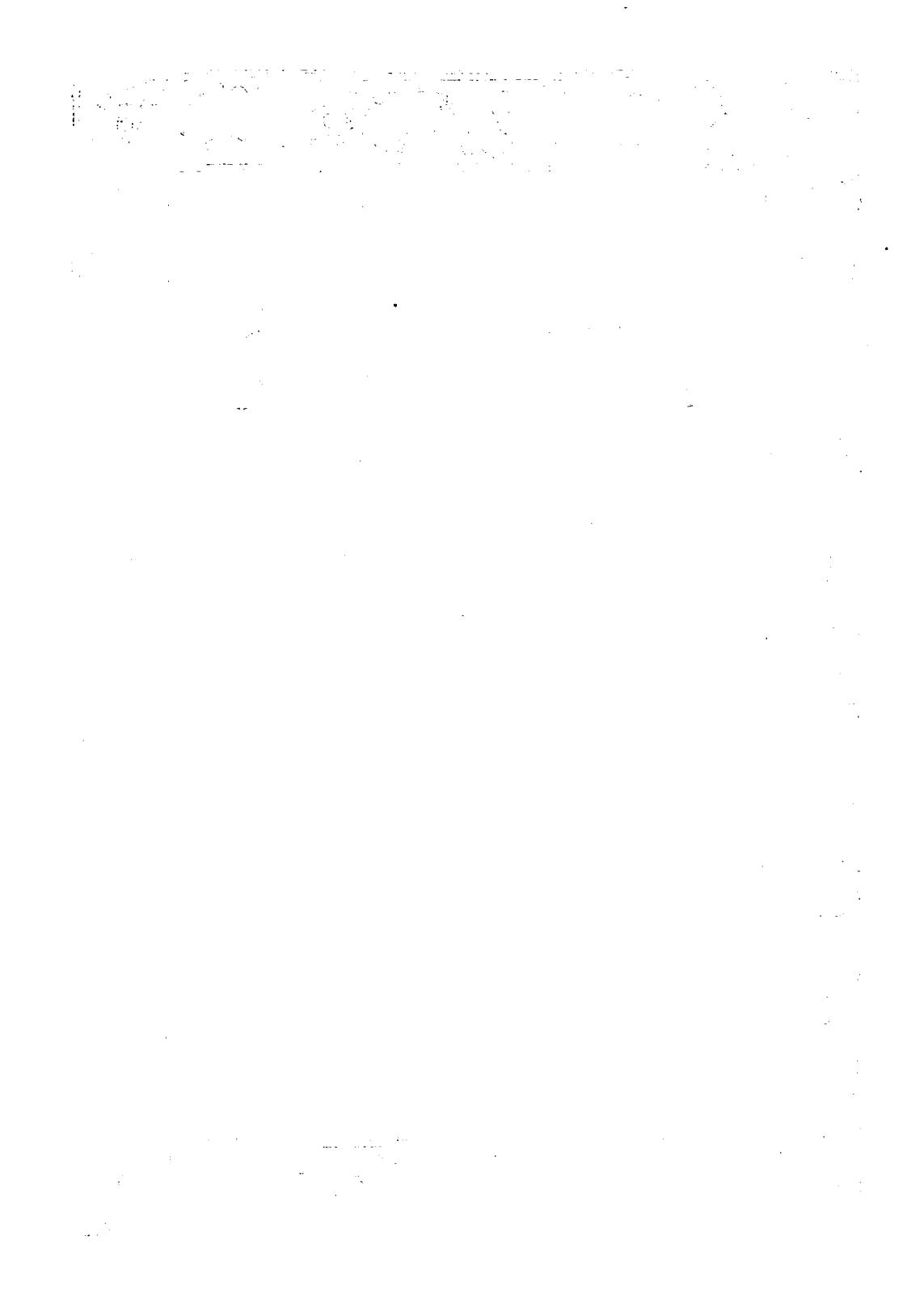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當代名著精選 202

情爆加勒比

MONIMBO

Robert Moss
and
Arnaud de Borchgrave
戴國光譯



主要人物表

羅勃·霍克尼 (Robert Hockney)

——羅勃。

法蘭·帕拉 (Frank Parra)

——聯邦調查局探員。

阿諾·威特曼 (Arnold Whitman)

——廿世紀詩長。

傑·麥圭爾 (Jay McGuire)

——傑。

約瑟夫 (Julio Paro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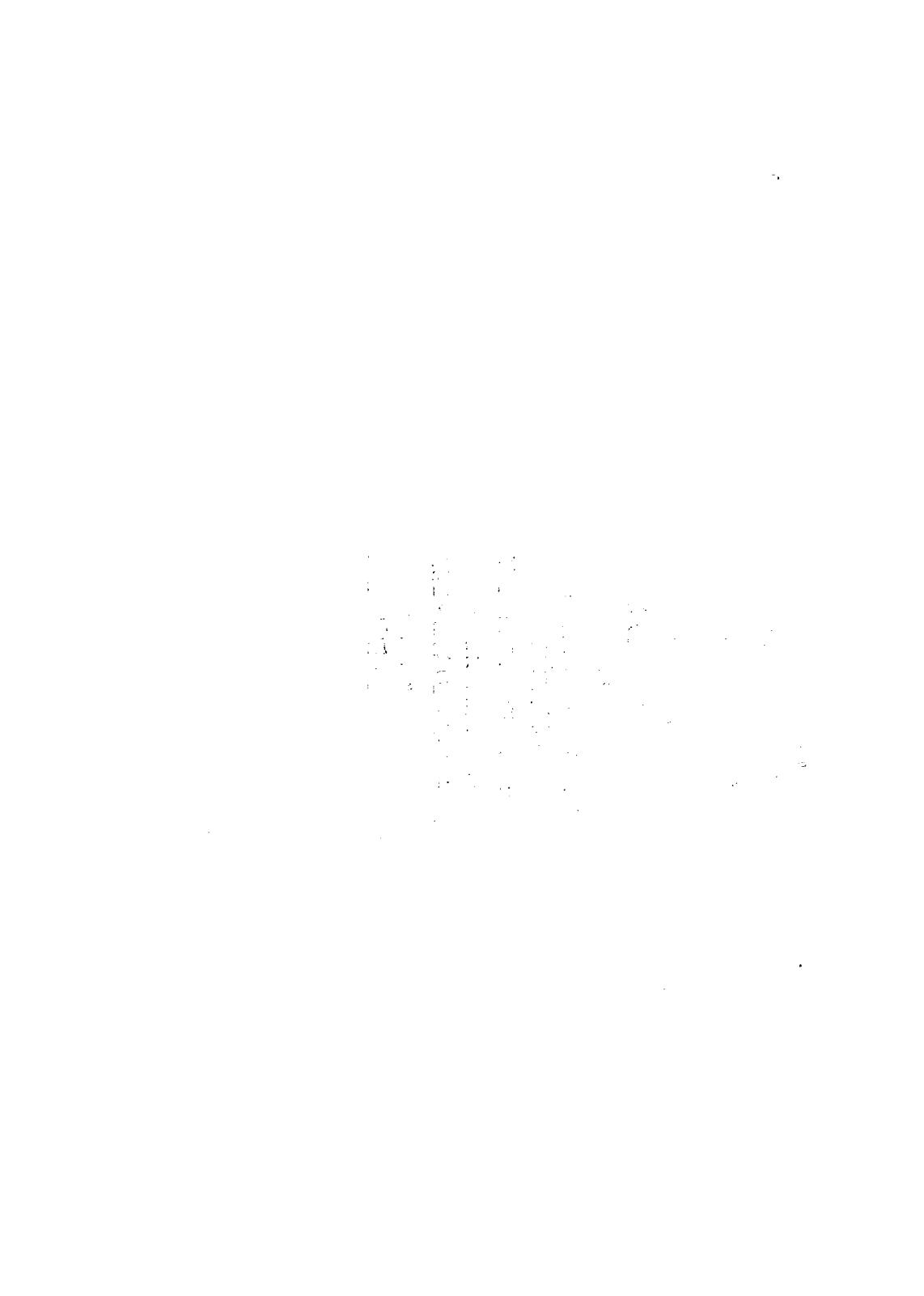
——約瑟夫。

浪癟 (Beacher)

——化名米奇·賴納，古田麗譏。

喬·費雪 (Joe Fisher)

——莫索維亞。



序曲

一九八〇年七月 尼加拉瓜

人稱『猴子』的那個男孩耶瑟·狄亞茲，興奮得覺也睡不著，每晚就忙著幫黎生西亞度畫他的畫。

那老頭兒是怎麼得到他那令人尊敬的頭銜倒是件怪事；他這輩子可從沒上過什麼大學。誰都記得，他一生就是在做些手工作品、畫點房屋和鄉村風景，賣給打從馬沙雅經過這個印第安人居住區的觀光客。前幾個禮拜，黎生西亞度什麼活也沒幹，成天就躺在陰涼地方喝酒，向每一個愛聽的人述說他跟偉大的桑定諾並肩作戰的故事，可是這些日子，黎生西亞度却又像米蓋朗基羅似的拚起命來，保證要在日內實現他最高的藝術成就，好迎接即將使莫尼泊這小地方蓬蓽生輝的貴客。

『猴子』狄亞茲這天起了個大早，就爲了趕去看黎生西亞度那幅畫。他身上穿著他當年夜奔叛軍時就沒脫下的綠色國防軍軍服，不過胳膊上套了一個紅黑兩色的臂章，頭上也戴了一頂同色的棒球小帽。黎生西亞度的壁畫橫跨兩間矮房的外牆，地點是在因兩年前的革命事件而聲名大噪的教堂附

近。當時莫尼泊的印第安人正在教堂內望彌撒，國民軍却向人羣噴出了催淚瓦斯，而獨裁者這才了解，印第安人一貫的退讓還是有限度的。黎生西亞度的壁畫畫的是農民掙斷枷鎖，山姆叔叔見到英勇的突擊隊嚇得抱頭鼠竄。另外，桑定諾戴着寬邊帽，圍着紅色的大領巾，跨在一匹鬼魅般的馬上飛越蒼空；卡斯楚露出嘉許的微笑，而遭放逐的獨裁者則滿身搜刮來的財寶，整個人吊在絞架上面左右搖晃。他這畫畫得雖不逼真，大膽的色彩却彌補了這項缺憾，而且，看在「猴子」狄亞茲的眼中，這幅畫可要勝過墨西哥大畫家黎維拉的所有作品。

他正在欣賞這畫的當頭，首都來的第一批部隊駛進了莫尼泊。那裏面有古巴人、有穿便服的人，他們誰也沒停下來看看黎生西亞度的壁畫一眼，只有一人向壁畫旁邊這個年僅十七的游擊隊員敬了個禮。

「猴子」狄亞茲肅然回了個禮，內心充滿了驕傲。這天不但是獨裁者倒台的週年紀念，他更且有幸能在這個印第安人村落為美洲革命先驅卡斯楚服務。

貴賓們聚集在一間陳設簡單、粉刷一新的屋內；屋子四壁掛滿了古巴和桑定諾政府的旗幟。留著一嘴稀疏鬍鬚那個人坐在長木桌一端；「猴子」狄亞茲一句也不懂他的話，因為他說的是英文。卡斯楚坐在正中央，他嘴巴嚼著一根大雪茄，他那魁梧的身軀、流暢的演說，控制了整個會場。卡斯楚隔壁是個兩眼深綠，鬍鬚紅亮的矮胖子；桑定尼斯塔的一名隊員曾向「猴子」悄悄說，他叫馬奴·皮耐洛，是卡斯楚特務機構中最著名的首腦。至於其他的人，「猴子」一個也不認得，但因他不時端著盤子在屋內進進出出，他們的大名和斷斷續續的談話也隨著飄入了他耳中。

這幢建築物四周盡是古巴人，就連廚房內也有一個，每在「猴子」把酒菜端出去之前先做個抽樣檢查。起先，「猴子」以為那人是在偷吃，不過有名廚師把他推到邊上告訴他說，那人是卡斯楚的私人鑑食員。「猴子」心照不宣的點了點頭。他曾聽收音機廣播，除了從宏都拉斯邊境向國外偷襲的膽小鬼，全國各地仍到處躲藏著反革命份子。

會議桌上，發言的大部份都是卡斯楚。他先舉杯慶賀尼加拉瓜革命成功，而桑定尼斯塔的一名領袖（「猴子」從他看過的照片中猜想他定是托瑪斯·波給）跟著讚揚古巴為這場鬥爭所做的貢獻。然後，卡斯楚大談在大陸建立根據地後，革命將會如何散佈整個中美洲。

「革命在一國的境內永不保安全，」「猴子」聽到他說，「除非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也獲得解放，尼加拉瓜將不得安全。而實現這個目標，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責任。」

長桌四周的人都咭喲著表示贊成。「猴子」曉得，瓜地馬拉人五官扁平、額骨高凸，就跟他們家族一樣；他是一個印第安人。他這輩子雖沒聽過什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從這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同聚一堂，他也猜得八九不離十。除了巴勒斯坦人和中美洲人，屋裏還有三個打牙買加、石榴島和海地來的黑人。那個牙買加人，他推測是他們國家的安全部長。另有一位來自巴拿馬的律師，他似乎精通各式兵器。還有一個並非由哈瓦那，而是由美國來的古巴人；從他說話的口氣來看，他顯然不是「蠕蟲」——卡斯楚口中的叛徒。屋裏也有幾個俄國人，他們穿著西裝，繫著領帶，顯得一副不舒服的樣子。其中兩個汗水滿面、氣色紅潤、體格壯碩的人是從馬納瓜的使館乘黑色轎車來的；而在「猴子」眼中就跟俯瞰哈瓦那的聖地牙哥火山一般年老的第三個人，他是從那座城市和卡斯楚一道來的。總之，屋裏的一切都令人十分迷惑。

「猴子」端走餐盤，再給大家上咖啡那會兒，只聽得卡斯楚談起了「洋基佬」。

「我們再也無需生活在畏懼美國人的日子中了，」卡斯楚宣告道：「我們都可以了解，華盛頓政府已經變得多麼脆弱。看看馬利奧那件事就知道了。」

「猴子」沒聽說過馬利奧那件事。看來，那巴勒斯坦人也不曉得，因為他開口問了一問。

「馬利奧是古巴的一個小港口，」卡斯楚用英文為那人解釋說：「我們允許十二萬五千多人經由馬利奧前往美國。」他再回頭用西班牙文補充說：「資本主義者想藉這件事大做宣傳。他們說，這麼多人希望生活於美國，足證革命已不再獲得人民的支持。對付這些謠言，我們可讓他們是自作自受。我們送給了他們我們社會中最低層的渣滓——像判刑罪犯、瘋子，我們甚至事先告訴他們我們要啟什

麼，除非他們不再威脅我們，同意做次坦誠的對話。而在我們照我們所警告的去做時，他們連把船趕回去的膽子都沒有。這件事對美國人要比珍珠港的羞辱更大，因為這次他們事先得到了警告，可是仍然束手無策。白宮那個「大土豆」他心裏明白，我敢打賭他一定明白。

『受傷的野獸通常是最危險的，』那薩爾瓦多人輕聲說：『美國人這過去幾年受了許多次羞辱。他們在伊朗的傀儡垮台；他們的小狗從馬納瓜逃走；他們在德黑蘭的使館被佔；還有馬利奧的海上運輸等等。美國人是個傲氣十足的民族；他們習慣於高高在上，誰敢說他們不會惱羞成怒，而攻擊我的國家，或者攻擊我們每個人的國家？』

『今年也是美國的選舉年，』哥斯達黎加人加上一句。『猴子』曾聽人說，他是哥國共黨的總書記。『美國的反動勢力已在振翅欲飛。這些人跟英國人不一樣，他們永遠學不會怎樣欣然放棄一個帝國，他們甚至不準備放棄巴拿馬運河。要是這批人贏得大選，他們說不定會派軍隊去為他們在中美洲的財團作戰。美洲大陸的每個劊子手都在期盼他們獲勝，而華爾街更在用大筆鈔票以確保他們獲勝。』

『夠了！』卡斯楚揮了下他的雪茄。

這突然的動作使正要把咖啡端給卡斯楚的『猴子』渾身晃了一下，使得杯子撞到碟子，灑出了幾滴。

『猴子』驚惶失色，結結巴巴的忙說：『對不起，大爺。』

『沒關係，』卡斯楚不打緊的說：『你可以出去了。』

不過『猴子』仍在門口逗留了一會兒，時間長得足夠聽卡斯楚說完這句：『馬諾絡或許沒錯。說不定是右派贏得十一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大家曉得，在美國，各級選舉都只是有錢人的工具。不論結果如何，我們都沒有理由害怕。我們甚至能從共和黨的勝利中獲益。現在的美國政府已經習於在世界各地遭受挫敗，而且因為右派的批評，也已懼怕再遭受挫敗，倘若右派掌權，我們很快就會讓他們知道什麼叫作挫敗。此外，剛失去權力的那些人也會急著不讓右派在他們失敗的地方成功。』

一名未戴階級臂章，面露倦態的古巴軍官把『猴子』從門口趕了開，卡斯楚仍然侃侃說著話。在

。

『猴子』端著盤子走向廚房時，他的話聲句句傳進了走廊。

『我們擁有各項武器，』他聽見卡斯楚表示：『我們在美國各地都有足資信賴的特務，只要我們選定時間，他們就會採取一切必要行動。『洋基佬』甚至想像不出我們在他們國家擁有的能力。你們都看到了今年春天的邁阿密暴動，我們還能完成其他事情，使得佛羅里達的暴動看來像是一場雷陣雨。』